

听，我们的歌声多嘹亮

今朝晋蒙

活力军营

“山高路远，风雨无阻，使命召唤，战旗飞舞……”连日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举办“军旅声乐表演实践活动音乐会”。音乐周包含军旅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战地文艺汇演、师生军旅声乐作品音乐会等5场不同主题的音乐会。

昂扬的军歌，动人的旋律，坚定的誓言……师生同台献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青春活力的精彩演出。

音乐周活动在“青春献礼、强军有我”“边关战歌、强军有我”两场音乐会

中拉开帷幕。在这两场音乐会上，该院2020级本科学员以毕业汇报演出的方式告别母校，走向岗位；2021级本科学员则展示了他们即将参加学院赴西藏慰问边防一线官兵的节目。“我们要把鼓壮军威士气的军旅歌曲送到战友身边，让大家共同感受军旅音乐的魅力。”学员赵心梓说。

“为什么我的眼睛饱含泪水，九百六十万热血铺满眷恋……”在音乐周活动的舞台上，青年教师南欣深情演绎歌曲《眷恋》。作为军事文化学院教学改革转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南欣谈起自己从一名学员成长为教员的难忘经历，感慨万千。她以“我的祖国”独唱音乐会的方式，为观众献上16首不同风格的作品，抒发对祖国的炽热情怀。

“颂歌献给伟大的党”师生音乐会是音乐周活动的第四场演出。《我心属于军旗》《我怎样去爱你》《请放心吧祖国》《把一切献给党》等，一首首歌曲表达了师生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在这场音乐会尾声，台上台下同唱歌曲《领航》，以歌声抒发军事文艺工作者矢志听党话、跟党走的心声。

为更加突出“战味”，增强演出的军事特色，这次音乐周活动还特别排演了“致敬经典 逐梦起航”军旅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这是一场纪念《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85周年的沉浸式演出。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夜幕降临，教学楼大厅内灯光璀璨，饱含深情的朗诵拉开了音乐会的第一篇章——致敬经典《黄河大合唱》。“划哟！划哟……”随着音乐声越来越急骤高亢，混声合唱《黄河船夫曲》仿佛把观众带到了波涛汹涌的黄河边，感受到船夫在惊涛骇浪中奋力划桨的场景……合唱队充满激情的歌声深深感染了观众，也展现了《黄河大合唱》这部红色经典作品历久弥新、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

《迎风飘扬的旗》《我的深情为你守候》《铁骑雄风》《梦起飞》……演出的第二篇章《逐梦起航》是近年来创作的4首军旅歌曲。铿锵的旋律，生动展现人民军队聚力备战打仗的昂扬姿态，令观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军旅声乐表演实践活动音乐会”是该院实践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多年来，这项活动的持续开展，有效激发了师生勇攀艺术高峰，聚焦军营新发展、新面貌，创作优秀作品的热情，也使学员的专业能力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下图：“致敬经典 逐梦起航”军旅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上，师生表演配乐诗朗诵节目《黄河之水天上来》。

作者提供



七彩风

故乡的颜色(二章)

曾凡华

“入淑浦余催徂兮，迷不知吾所如。”——屈原《涉江》

黑水流觞的故事

早年 从军在外
听乡下教书的妻子说起过黑岩

黑岩 是故乡的一个地名
在淑浦水东一隅
不仅岩砗黑
土质也黑
人的肤色更黑
连稻谷碾出的米
也黑油油的带着糯性
且不说清一色黑的瓦屋
清一色黑的男人包头 女人襦裙……

更不用说早先出没于山野的土匪
清一色都用锅烟灰把脸涂得墨黑
甚至那山间淌出的泉水也黑亮黑亮
黑亮亮的水里淌着个黑亮亮的月亮
月白色的月其实是洞窟里的天
如同暗夜游走的萤
带出一团光明
于是 乡下人都称之为明月泉
欲借这月明之白
洗涮这一片黑色……

据说当年屈夫子
就是借着这黑亮亮月色
写出了《九歌》与《九章》
明月泉水的黑
即他笔流墨水所染
每写就一章
都要向当地的傩人巫师买醉
猜拳划拳 黑水流觞
于是 黑魇魇的明月洞里
升起了白晃晃欢乐的太阳……

绿色的老屋

我在故乡先年也是有屋的
一幢贴了绿色瓷砖的绿色小楼
——母亲积攒了大半生的辛苦
死后地葬在屋后山上
说是守护这绿色的祖屋
临死前交代了又交代
——“莫要弄丢……”

祖屋到最后还是被我弄丢
弄丢了就无法再贖
从此 我失去了立足故乡的根
像断了脐带 成为无主的魂

此刻 借宿于朋友宽大的房子
几回回做梦仍梦回绿色的小屋
母亲手植的月桂安在
屋后的竹林可添新笋

我知道 今夜故乡已非昨日
昨日的故乡已被涉江的扁子带走
其实 他乡异乡都是故乡
只要老屋不倒
屋檐下 总有我做窝的地方
至少 可以做一只老燕
夜夜绕屋三匝
衔泥筑巢 还原一个绿色的梦……

古人画笔下的体育活动

周惠斌

文化博览

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是描绘当时人们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景。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体育项目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

射箭

弓箭是先民狩猎的工具，也是古代两军交战的武器。1963年，山西朔县峙峪村曾出土一批石镞（石质的箭头），迄今已有28000多年，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境内的先民已经开始使用弓箭。射箭除被应用于狩猎和军事外，还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作用，是我国古代开展较早的运动项目。清代王致诚绘制的《乾隆射箭图》，描绘了清代乾隆皇帝及随从弯弓射箭的场景。

射箭在我国历史悠久，《礼记·正义》记载：“射之所起，起自黄帝。”商代晚期，射箭与音乐、舞蹈、礼仪、道德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名为“射礼”的活动，强调以射御敌、以射交流、以射育人。周代承袭商代的制度，“射礼”融入到了贵族的教育体系，“射”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位居第三，不仅具有竞技功能，还兼有益智、育德、修身等目的，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西周礼制规定，射箭是成年男子的必备技能，男子15岁就得练习“射礼”。

春秋战国时期，射箭的礼仪属性不断增加，人们以此陶冶情操、锤炼意志。魏晋南北朝时，射箭开始有了正式的竞赛。《北史·魏宗室传·常山王遵》记载，北

魏孝武帝在洛阳华林园中曾举办“戏射”。百步之外，“运动员们”对着一个悬着的银酒杯进行比赛，中矢者可获得酒杯，相传“奖杯”之名即由此而来。唐代为选拔军事人才，朝廷专门设立了“武举制”，9项测试科目中，射箭占了5项，包括长蹠、马射、步射、平射和箭射。宋代出现了练习武射的“弓箭社”。明清时期，射箭盛行于朝野内外，成为一项兼具竞技和娱乐的比赛项目。

王致诚的《乾隆射箭图》（纸本油画，故宫博物院藏）约作于1754年。画面上，秋色浓郁，层林尽染，山石叠砌、溪水潺潺，乾隆皇帝身穿红装，目视前方，张弓欲射；远处设置了高大的“侯”（即箭靶），突出了“一箭定乾坤”的帝王风范。整幅作品构图新奇，画家并未将乾隆皇帝放在画面的正中位置，也没有刻意突出他的形象，而是运用焦点透视和明暗塑造手法，着力再现了当时的真实情景，因而给人如同欣赏一张历史老照片的感受。

角抵

角抵是我国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开展的一种徒手竞技活动。参与者两相较量、角力搏斗，类似于现代的摔跤运动。角抵最初是训练士兵作战技能的方式，后来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娱乐性和竞技性的民间表演。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等绘制的《塞宴四事图》，以中西结合的写实风格，描绘了乾隆皇帝设宴招待蒙古贵族时，一同观赏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赛马（赛马）、什榜（音乐）、角抵（摔跤）、教跳（驯马）表演的盛况。

角抵在周朝初期，是加强备战和增

强战斗力的军事训练项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作为徒手相搏的角抵由此得到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角抵又称“相扑”。到了唐代，角抵日益兴盛。晚唐时，还专门设立了“角抵队”“相扑朋”，其中，宫廷角抵是皇室权贵消遣的表演项目，军中角抵旨在日常训练和选拔士兵，民间角抵则是百姓健身娱乐的活动。角抵在宋代风行大江南北，汴京每年都举行一两次角抵比赛。到了清代，满族式的“布库”与蒙汉式的“角抵”两者结合，将这项运动推向了高潮。

郎世宁等绘制的《塞宴四事图》（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场面宏大，笔法严谨，刻画细致。画面上，乾隆皇帝在官员的簇拥下盘腿端坐于正中位置，各族首领和官员、士兵分列两侧，或站立或跪坐，凝神观赏前方正在进行的角抵表演。画家综合运用西洋油画的透视和明暗技法，并融入中国传统绘画的勾线填色和工笔线描技法，造型精准，形神兼备。

赛龙舟

龙舟是指画有龙形、雕刻龙纹或制作成龙的形状的船只，源于先秦祭神活动。划龙舟又称赛龙舟，一般是在狭长的船上，多人划桨前行，以先到终点者为获胜，与奥运会比赛项目皮划艇相似。元代画家王振鹏绘制的《龙舟竞渡图》，描绘了宋徽宗赵佶在东京汴梁金明池，观看龙舟竞渡的场景。

划龙舟是我国传统节日上巳节、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后来演变为具有民俗文化色彩的水上娱乐活动。相传战国

时期，每年五月初五，楚人以划龙舟纪念投江而死的屈原。但实际上，早在屈原之前，划龙舟就已在吴、越、楚等国出现。东汉《事物原原》记载：“竞渡之事，起于勾践，今龙舟是也。”南北朝时期，划龙舟颇为盛行，发展到唐代，已成为一项隆重的赛事。为裁定名次，举办方在水面的终点插上长竿，竿上缠绕鲜艳的锦布，称为“锦标”“彩标”，以率先夺得锦标者为胜，相传这也是“锦标赛”名称的由来。宋徽宗时期，汴梁城顺天门外（今河南开封城西）金明池内，每逢上巳节，都要举行赛龙舟活动，百姓竞相观看。

王振鹏绘制的《龙舟竞渡图》（绢本水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绘了北宋崇宁年间三月初三，金明池内外龙舟争标、万众争睹的壮观景象。卷首表现了御座龙舟在4艘龙头、虎头船的前后摇旗护卫下，昂然前行；卷中，水殿楼阁、平台拱桥相连，水秋千等竞技表演次第展开；卷尾，宝津楼雄伟奢华、巍然矗立，宽阔的水域上锦标飞扬，12艘龙舟船奋勇争先……构成了一幅宋代水上运动的壮观画面。

1983年，龙舟被列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竞赛项目，实现了从传统民俗活动向现代体育竞赛的成功转型。2021年8月，中国龙舟作为展示项目，进入东京奥运会的皮划艇赛场。今年，中国龙舟将再度以表演项目亮相巴黎奥运会，为龙舟运动的普及和推广持续发力，凸显出龙舟文化独特的东方魅力。

当然，在古人的画作中，还有不少反映当时体育活动开展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表演发展史，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阅图

凌空

朱峻志摄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部官兵足球比赛时的场景。作者采用仰拍视角，抓拍了一名战士踢球时的动感瞬间。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年轻官兵的蓬勃朝气。

（点评：黄辛舟）

艺境

生命中有些地方，是知道自己早晚要去一趟的。对我而言，绍兴就是如此。小时候临《兰亭集序》，对会稽山阴就有了很多想象。后来因为读鲁迅的作品，黄酒、茴香豆、梅干菜、乌篷船……老实实在我抵达绍兴前，此地在我心里已然鲜活，甚至有声音、有颜色、有味道的，如同熟悉的故乡。

眼前的兰亭经过几番迁建、扩建而成，但那青山、竹林、鹅池碑、兰亭碑、曲水流觞……整体环境基本符合我的想象。这让我有神思也不时飘向1600多年前的那次雅集。兰亭雅集之所以令人心驰神往，首先是因为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这幅冠绝古今的作品，把变幻莫测的王氏笔法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巅峰，并由此衍生出一条绵延至今的书法艺术传承脉络。智永、张旭、颜真卿、怀素、苏东坡、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一位位耀眼的书坛巨匠沿着王氏脉络翩翩走来，无数文人仕子醉心兰亭，乃至耗其一生而不悔。

然而，《兰亭集序》一如它那神秘莫测的传世版本，让无数人只能不断模仿它，终究无法超越它。为什么？“走进兰亭”难，“走出兰亭”则是难上加难。翻开书法史，“走出兰亭”者，千百年来可谓凤毛麟角。

在书法艺术上“走出兰亭”，固然不易，而在我看来，更为不易的是从生命情感上“走出兰亭”。

《兰亭集序》是我儿时拥有的第一本字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注意力都停留在其中的笔法、结字、章法上。直到有一回，当我又一次通临《兰亭集

序》，才陡然被它抒发的情感所击中。“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临到此处，一种悲凉不由得沉入笔端。书圣当年应该不会想到《兰亭集序》后来的书坛地位，但他一定希望后人理解他的这种感叹，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我顿感惭愧，书圣最希望传递的内容，竟然被我长期遮掩在笔墨之外。细思之，离开了关于生死的思考，兰亭何以兰亭？一句“死生亦大矣”，正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直击人心的哲学命题。

怎样面对生死？如何超越生死？这样的问题，在王羲之之前就有了很多经典表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此，王羲之自然是了然于胸的。但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暮春之初，在曲水流觞、游目骋怀的兰亭，他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茫然，终究发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殁为妄作”的悲叹，并且再没有往下说。

“未知生，焉知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人生苦短的悲叹，对世事无常的感慨，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极为常见的情绪，也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毕竟，生死问题总是一个横亘在每个人面前的悲剧性难题。“兰亭之悲”，其实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文学现象。

离兰亭不远处，长眠着另一位让绍

走出兰亭

常唐

引引以为傲的文化巨人——王阳明。这位被誉为中国古典哲学巅峰代表人物的智者，亦曾深受生死问题的困扰。在龙场悟道前，他感慨：“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而且他认为：“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是的，生死问题是人生哲学问题，也是衡量人生境界的重要标尺。值得注意的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典籍里，类似“兰亭之悲”对人生苦短的悲叹，同直面生死、超越生死的达观，几乎是同时并存的。我以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它让人们看到，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很早就种下了生命自觉的基因，又始终昂扬着超越于自然生命的精神追求。难道不是吗？回想古往今来那些慷慨赴死的英雄人物，他们何尝不知人生苦短、生命可贵，但他们最终都超越了生死之悲。此时，他们是无所畏惧的，是大义凛然的，是“视死忽如归”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超越了生死之悲？

一生践行“知行合一”的王阳明，曾在晚年为在平叛中牺牲的士兵写下《祭永顺保靖土兵文》：“人孰无死……今尔等之死，乃因驱驰国事，捍御侮而死，盖得其死所矣……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壮士，尔死何憾乎！”

死得其所，则死而无憾，可谓一语中

的。真正的英雄，心中自有比自然生命更为珍贵的道德、情感和价值选择。而这些，正是一个国家民族之所以能创造璀璨文明的动力，也是让个体超越小我的人间大爱。由此，他们才能在生死抉择前，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当年，王阳明临终前，学生问他，有什么遗言吗？他微笑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随后，瞑目而逝。亦复何言？是啊，当一个人心中装着人间大爱，自然坦坦荡荡立于天地，自然有力量微笑地面对生死。

绍兴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地位是独特的。王羲之离开后，陆游、王阳明、秋瑾、鲁迅……一大批与绍兴有关的历史名人，虽处不同时代，但总让人感觉他们在精神上又有着某种密切关联。我以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那种超越于自然生命的人间大爱。他们或许都曾有过“兰亭之悲”，但因为有了这种人间大爱，最终在生命境界上走出了“兰亭之悲”。他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影响了绍兴这方水土，也深深影响着下一代中国人，成为中华文化品格的缩影。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那天清晨，与我同行的一位诗人从镜湖边散步回来，冷不丁来了一句：“走在湖边，心里突然涌起一种爱的情绪。”我望着窗外隐约可见的会稽山，对他报以会心一笑。